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貫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李宗閔子授損楊嗣復技拭搗楊虞卿弟漢公從

馬植中李讓夷魏暮吉甫周墀崔龜從

學士鄭肅盧商中書侍郎鄭元

李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祖自仙楚州別駕

父翽宗正卿出為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翽

兄夷簡元和中宰相宗閔貞元二十一年進士擢第元

和四年復登制舉賢良方正科初宗閔與牛僧孺同年

乾隆四年校刊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



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科應制之歲李吉甫爲  
宰相當國宗閔僧孺對策指切時政之失言甚鯁直無  
所迴避考策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等又第其策爲中  
等又爲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語同爲唱誹又言翰林  
學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上言裴洵時  
爲學士居中覆視無所異同吉甫泣訴於上前憲宗不  
獲已罷王涯裴洵學士洵守戶部侍郎涯守都官員外  
郎吏部尚書楊於陵出爲嶺南節度使吏部員外郎韋  
貫之出爲果州刺史王涯再貶虢州司馬貫之再貶巴  
州刺史僧孺宗閔亦久之不調隨牒諸侯府七年吉甫

卒方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禮部員外郎元和十二年  
宰相裴度出征吳元濟奏宗閔爲彰義軍觀察判官賊  
平遷駕部郎中又以本官知制誥穆宗卽位拜中書舍  
人時翱自宗正卿出刺華州父子同時承恩制人士榮  
之長慶元年子壻蘇巢於錢徽下進士及第其年巢覆  
落宗閔涉請託貶劔州刺史時李吉甫子德裕爲翰林  
學士錢徽榜出德裕與同職李紳元稹連衡言於上前  
云徽受請託所試不公故致重覆此相嫌惡因是列爲  
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紛紜排陷垂四十年  
復入爲中書舍人三年冬權知禮部侍郎四年貢舉事



畢權知兵部侍郎寶曆元年正拜兵部侍郎父憂免大  
和二年起爲吏部侍郎賜金紫之服三年八月以本官  
同平章事時裴度薦李德裕將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  
爲中人助宗閔者所沮復出鎮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  
二人唱和凡德裕之黨皆逐之累轉中書侍郎集賢大  
學士七年德裕作相六月罷宗閔知政事檢校禮部尚  
書同平章事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宗閔爲吏部侍  
郎時因駙馬都尉沈蟻結託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  
楊承和二人數稱之於上前故獲徵用及德裕秉政羣  
邪不悅而鄭注李訓深惡之文宗乃復召宗閔於興元

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命德裕代宗閔爲興元尹旣再得  
權位輔之以訓注尤恣所欲進封襄武侯食邑千戶九  
年六月京兆尹楊虞卿得罪宗閔極言救解文宗怒叱  
之曰爾嘗謂鄭覃是妖氣今作妖覃耶爾耶翌日貶明  
州刺史尋再貶處州長史七月鄭注發沈蟻宋若憲事  
內官楊承和韋元素沈蟻及若憲姻黨坐貶者十餘人  
又貶宗閔潮州司戶時訓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己者目  
爲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虛日中外震駭連月陰晦人  
情不安九月詔曰朕承天纘曆燭理不明勞虛襟以求  
賢勵寬德以容衆頃者或台輔乖弼違之道而具寮扇



朋附之風翕然相從實敦彝憲致使薰蕕共器賢不肖並馳退迹者成後時之夫登門者有迎吠之客繆戾之氣壅鬱和平而望陰陽順時疵癘不作朝廷清肅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變澆風掃清朋比之徒匡飭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聞周行之中尚蓄疑懼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斯曠然明喻朕意應與宗閔德裕或親或故及門生舊吏等除今日已前黜遠之外一切不問各安職業勿復爲嫌文宗以二李朋黨繩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宗閔雖驟放黜竟免李訓之禍開

成元年量移衢州司馬三年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厚善欲拔用之而畏鄭覃汎議乃託中人密諷於上上以嗣復故因紫宸對謂宰相曰宗閔在外四五年宜別授一官鄭覃曰陛下憐其地遠宜移近內地三五百里不可再用姦邪陛下若欲用宗閔臣請先退陳夷行曰比者宗閔得罪以朋黨之故恕死爲幸寶曆初李續之張又新蘇景胤等朋比姦險幾傾朝廷時號八關十六子李珣曰主此事者罪在逢吉李續之居喪服闋不可不與一官臣恐中外衣冠交興議論非爲續之輩也夷行曰昔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求理何惜此十數纖人嗣復



日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憎愛上曰與一郡可也鄭覃曰  
與郡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夷行曰宗閔養成鄭注之  
惡幾覆邦家國之巨蠹也嗣復曰此者陛下欲加鄭注  
官宗閔不肯陛下亦當記憶覃曰嗣復黨庇宗閔臣觀  
宗閔之惡甚於李林甫嗣復曰覃語大過昔玄宗季年  
委用林甫妬賢害能破人家族宗閔在位固無此事况  
太和末宗閔德裕同時得罪二年之間德裕再領重鎮  
而宗閔未離貶所陛下懲惡勸善進退之理宜均非臣  
獨敢黨庇昨殷侑與韓益奏官及章服臣以益前年犯  
賊未可其奏鄭覃託臣云幸且勿論孰爲黨庇翌日以

宗閔爲杭州刺史四年冬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時鄭  
覃陳夷行罷相嗣復方再拔用宗閔知政事俄而文宗  
崩會昌初李德裕秉政嗣復李珣皆竄嶺表三年劉稹  
據澤潞叛德裕以宗閔素與劉從諫厚上黨近東都宗  
閔分司非便出爲封州刺史又發其舊事貶郴州司馬  
卒於貶所子琨瓚大中朝皆進士擢第令狐綯作相特  
加獎拔瓚自員外郎知制誥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綯  
罷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御軍無政爲卒所逐貶死自天  
寶艱難之後宗室子弟賢而立功者唯鄭玉曹王子孫  
耳夷簡再從季父沂國公勉德宗朝宰相夷簡諸弟夷



亮夷則夷範皆登進士第宗閔弟宗冉宗冉子深湯湯  
累官至給事中咸通中踐更臺閣知名於時曹王于濟  
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  
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壻謂其  
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爲  
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揚州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  
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嗣復十八  
歲時已能秉筆爲文年二十進士擢第二事於又登博  
學宏詞科釋褐秘書省校書郎遷右拾遺直史館以嗣

復深於禮學改太常博士元和十年累遷至刑部員外  
郎鄭餘慶爲詳定禮儀使奏爲判官改禮部員外郎時  
父於陵爲戶部侍郎嗣復上言與父同省非便請換他  
官詔曰應同司官有大功以下親者但非連判及勾檢  
之官并官長則不在迴避之限如官署同職司異雖父  
子兄弟無所避嫌再遷兵部郎中長慶元年十月以庫  
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  
皆權德輿貢舉門生情義相得進退取捨多與之同四  
年僧孺作相欲薦拔大用又以於陵爲東都留守未歷  
相位乃令嗣復權知禮部侍郎寶曆元年二月選貢士



六十八人後多至達官文宗卽位拜戶部侍郎以父於陵太子少傅致仕年高多疾懇辭侍養不之許大和四年丁父憂免七年三月起爲尚書左丞其年宗閔罷相德裕輔政七月以嗣復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宗閔復知政事三月以嗣復檢校戶部尚書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等使開成二年十月入爲戶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三年正月與同列李珣並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進階金紫弘農伯食邑七百戶上以幣輕錢重問鹽鐵使何以去其太甚嗣復曰此事累朝制

置未得但且禁銅未可變法法變擾人終亦未能去弊李珣曰禁銅之令朝廷常典但行之不嚴不如無令今江淮已南銅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銷錢一緡可爲數器售利三四倍遠民不知法令率以爲常縱國家加鑪鑄錢何以供銷鑄之弊所以禁銅之令不得不嚴八月紫宸奏事曰聖人在上野無遺賢陸洵上疏論兵雖不中時事意亦可獎閑居蘇州累年宜與一官李珣曰士子趨競者多若獎陸洵貪夫知勸矣昨竇洵直論事陛下賞之以幣帛況與陸洵官耶帝曰洵直獎其直心不言事之當否鄭覃曰若苞藏則不可知嗣復曰臣深知洵



直無邪惡所奏陸澆官尚未奉聖旨鄭覃曰陛下須防  
朋黨嗣復曰鄭覃疑臣朋黨乞陛下放臣歸去因拜乞  
罷免李珣曰比來朋黨近亦稍弭覃曰近有小明黨生  
帝曰此輩凋喪向盡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之卽今  
尚在珣曰今有邊事論奏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珣  
嫉惡則珣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臣  
今不知鄭覃指誰爲朋黨因當香案前奏曰臣待罪宰  
相不能申夔龍之道唯以朋黨見譏必乞陛下罷臣鼎  
職上慰勉之文宗方以政事委嗣復惡覃言切帝延英  
謂宰臣曰人傳符讖之語自何而來嗣復對曰漢光武

好以讖書決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此說日滋  
只如班彪王命論所引蓋矯意以止賊亂非所重也李  
珣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神符命理平之代只合推諸  
人事上曰卿言是也帝又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  
相者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  
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其能否當艱難  
之時或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爲  
將非治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上又問新修開元  
政要敘致何如嗣復曰臣等未見陛下若欲遺之子孫  
則請宣付臣等參詳可否玄宗或好遊畋或好聲色與



貞觀之政不同故取捨須當方堪流傳四年五月上問延英政事逐日何人記錄監修李珣曰是臣職司陳夷行曰宰相所錄必當自伐聖德卽將掩之臣所以頻言不欲威權在下珣曰夷行此言是疑宰相中有賣威權貨刑賞者不然何自爲宰相而出此言臣累奏求退若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至好三年四年漸不如前嗣復曰元年二年是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珣同之臣蒙聖慈擢處相位不能悉心奉職鄭覃云三年之後一年不如一年臣之罪也陛下縱不誅夷臣合自求泯滅因叩頭曰臣今日便

辭玉階不敢更入中書卽趨去上令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及此覃起謝曰臣性愚拙言無顧慮近日事亦漸好未免些些不公亦無甚處臣亦不獨斥嗣復遽何至此所爲若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陛下不以臣微才用爲中書侍郎時政善否其責在臣陛下月費俸錢數十萬時新珍異必先賜與蓋欲輔佐聖明臻于至理旣一年不如一年非惟臣合得罪亦由累聖德伏請別命賢能許臣休退上曰鄭覃之言偶然耳奚執咎耶嗣復數日不入上表請罷帝方委用乃罷鄭覃夷行知政事自是政歸嗣復進加門下侍郎明年正月



文宗崩先是以敬宗子陳王爲皇太子中尉仇士良違遺令立武宗武宗之立旣非宰相本意甚薄執政之臣其年秋李德裕自淮南入輔政九月出嗣復爲湖南觀察使明年誅樞密薛季稜劉弘逸中人言三人頃附嗣復李珣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珣宰相崔鄆崔珙等亟請開延英因極言國朝故事大臣非惡逆顯著未有誅戮者願陛下復思其宜帝良久改容曰朕纘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扶冊陳王嗣復弘逸志在樹立安王立陳王猶是文宗遺旨嗣復欲立安王全是希楊妃意旨嗣復嘗

與妃書云姑姑何不數則天臨朝珙等曰此事曖昧真虛難辨帝曰楊妃曾臥疾妃弟玄思文宗令入內侍疾月餘此時通導意旨朕細問內人情狀皎然我不欲宣出於外向使安王得志我豈有今日然爲卿等恕之乃追潭桂二中使再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卽位徵拜吏部尚書大中二年自潮陽還至岳州病一日而卒時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諡曰孝穆子損授技拭搗而授最賢授字得符大中九年進士擢第釋褐從事諸侯府入爲鄆縣尉集賢校理歷監察御史殿中分務東臺再遷司勳員外郎洛陽令兵部員外郎李福爲東都留守奏充



判官改兵部郎中由吏部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出爲河南尹盧攜作相召拜工部侍郎黃巢犯京師僖宗幸蜀徵拜戶部侍郎以母病求散秩改秘書監分司車駕還拜兵部侍郎宰相有報怨者改左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又轉太子賓客從昭宗在華下改刑部尚書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子嘖字公隱進士及第再遷左拾遺昭宗初卽位喜遊宴不恤時事嘖上疏極諫帝面賜緋袍象笏崔安潛出鎮青州辟爲支使不至鎮改太常博士歷主客戶部二員外郎關中亂崔胤引朱全忠入京師乃挈家避地湖南官終諫議大夫損字子默以蔭受官

爲藍田尉三遷京兆府司錄叅軍入爲殿中侍御史家在新昌里與宰相路巖地相接巖以地狹欲易損馬廐廣之遣人致意時損伯叔昆仲在朝者十餘人相與議曰家門損益時相何可拒之損曰非也凡尺寸地非吾等所有先人舊業安可以奉權臣窮達命也巖不悅會差制使鞠獄黔中乃遣損使焉踰年而還改戶部員外郎洛陽縣令入爲吏部員外出爲絳州刺史路巖罷相徵拜給事中遷京兆尹盧攜作相有宿憾復拜給事申出爲陝虢觀察使時軍亂逐前使崔蕘損至盡誅其亂首踰年改青州刺史御史大夫淄青節度使又檢校



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未赴鄆復留青州  
卒於鎮技進士及第位至中書舍人拭官終考功員外  
郎搆終兵部郎中拭搆並進士擢第官寄劾對轉餘事  
楊虞卿字師臯號州弘農人祖燕客父寧貞元中爲長  
安尉少有棲遁之志以處士徵入朝有口辯優游公卿  
間竇叅尤重之會叅貶仕進不達而卒虞卿元和五年  
進士擢第又應博學宏辭科元和末累官至監察御史  
穆宗初卽位不修政道盤遊無節虞卿上疏諫曰臣聞  
鳶鳥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况詔旨勉諭  
許陳愚誠故臣不敢避誅以獻狂瞽竊聞堯舜受命以

天下爲憂不聞以位爲樂况北虜猶梗西戎未賓兩河  
之瘡痍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  
之制度莫修邊儲屢空國用猶屈固未可以高枕無虞  
也陛下初臨萬寓有憂天下之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  
執事凝旒而問造膝以求使四方內外有所觀焉自聽  
政已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龍顏承聖  
問其餘侍從詔誥之臣偕入而齊出何足以聞政事哉  
諫臣盈廷忠言未聞於聖聽臣實羞之蓋由主恩尚疎  
而衆正之路未啓也夫公卿大臣宜朝夕接見論道賜  
與從容則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聞矣今自宰相已



東四五人時得頃刻侍坐天威不遠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由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已下雖歷踐清地曾未祇奉天睠以承下問鬱塞正路偷安倖門況陛下神聖如五帝臣下莫能望清光所宜周徧顧問惠其氣色使支體相輔君臣喻明陛下求理於公卿公卿求理於臣輩自然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聞過失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危思安之心不相殊而居安慮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爲聖帝明王小臣疎賤豈宜及此獨不忍冒榮偷祿以負聖朝惟陛下圖之帝深獎其言等令

奉使西北邊犒賞戍卒遷侍御史再轉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慶四年八月改吏部員外郎大和二年南曹令史李竇等六人僞出告身籤符賣鑿空僞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貫虞卿按得僞狀捕竇等移御史臺鞫劾竇稱六人共率錢二千貫與虞卿廳典溫亮求不發舉僞濫事迹乃詔給事中嚴休復中書舍人高鉞左丞韋景休充三司推案而溫亮逃竄竇等既伏誅虞卿以檢下無術停覓任及李宗閔牛僧孺輔政起爲左司郎中五年六月拜諫議大夫充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六年轉給事中七年宗閔罷相李



德裕知政事出爲常州刺史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爲姦利每歲銓曹貢部爲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古貢闕無不得其所欲升沉取捨出其唇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黨魁八年宗閔復入相尋召爲工部侍郎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扃鎖小兒甚密街肆怙怙上聞之不悅鄭注頗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昨窮問其由此語出於京兆尹從人因此扇於都下上怒卽令收虞卿下獄虞卿弟漢公并男知進等八人

自繫搥鼓訴寃詔虞卿歸私第翌日貶虔州司馬再貶虔州司戶卒於貶所子知進知退堪弟漢公皆登進士第知退歷都官戶部二郎中堪庫部吏部二員外郎漢公大和八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釋褐爲李絳興元從事絳遇害漢公道而獲免累遷戶部郎中史館修撰大和七年遷司封郎中漢公子範籌皆登進士第累辟使府虞卿從兄汝士汝士字慕巢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累辟使府長慶元年爲右補闕坐弟殷士貢舉覆落貶開江令入爲戶部員外再遷職方郎中大和三年七月以本官知制誥時李宗閔牛僧孺輔



政待汝士厚等正拜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八年出爲同州刺史九年九月入爲戶部侍郎開成元年七月轉兵部侍郎其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制時人榮之四年九月入爲吏部侍郎位至尚書卒子知溫知遠知權皆登進士第知溫累官至禮部郎中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轉左丞出爲河南尹陝虢觀察使遷檢校兵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知溫弟知至累官至比部郎中知制誥坐故府劉瞻罷相貶官知至亦貶瓊州司馬入爲諫議大夫累遷京兆尹工

部侍郎知溫知至皆位至列曹尚書汝士弟魯士魯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長慶元年進士擢第其年詔翰林覆試殷士與鄭朗等覆落因改名魯士復登制科位不達而卒初汝士中第有時名遂歷清貫其後諸子皆至正卿鬱爲昌族所居靜恭里知溫兄弟並列門戟咸通中昆仲子孫在朝行方鎮者十餘人歷職並以文學進馬植扶風人父曠植元和十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科釋褐壽州團練副使得秘書省校書郎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安南招討使植文雅之餘長於吏術三年奏當管羈縻州首領或居巢穴自



固或爲南蠻所誘不可招諭事有可虞臣自到鎮約之以信誠曉之以逆順今諸首領總發忠言願納賦稅其武陸縣請升爲州以首領爲刺史從之又奏陸州界廢珠池復生珠以能政就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加中散大夫轉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入爲大理卿植以文學政事爲時所知久在邊遠及還朝不獲顯官心微有望李德裕素不重之宣宗卽位宰相白敏中與德裕有隙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乃加植金紫光祿大夫行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戶部侍郎領使如故俄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敏中罷相

植亦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數年出爲許州刺史檢校刑部尚書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大中末遷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于鎮公謫貞觀陳公昧會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祖悅父應規讓夷元和十四年擢進士第釋褐諸侯府太和初入朝爲右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轉左補闕三年遷職方員外郎左司郎中充職九年拜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時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請罷官宰臣李石奏闕官上曰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嘗兼此官卿可盡言今諫議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讓夷馮定孫簡蕭俶帝曰讓夷可也



李固言欲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記注爲千古法不可用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其爲人主夫臣知重如此三年拜中書舍人以鄭覃此言深爲李珣楊嗣復所惡終文宗世官不達及德裕秉政驟加拔擢歷主戶二侍郎轉左丞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俄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宣宗卽位罷相以太子賓客分司卒薨夷宗十四年魏謩字申之鉅鹿人五代祖文貞公徵貞觀朝名相曾祖殷汝陽令祖明亦爲縣令父馮獻陵臺令謩大和七年登進士第楊汝士牧同州辟爲防禦判官得秘書省

校書郎汝士入朝薦爲右拾遺文宗以謩魏徵之裔頗竒待之前邕管經畧使董昌齡枉殺錄事叅軍衡方厚坐貶澱州司戶至是量移硤州刺史謩上疏論之曰王者施渙汗之恩以赦有罪唯故意殺人無赦昌齡比者錄以微効授之方隅不能祇慎寵光恣其狂暴無辜專殺事跡顯彰妻孥銜冤萬里披訴及按鞫伏罪貸以微生中外議論以爲屈法令若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拔擢而冤苦者何伸交紊憲章有乖至理疏奏乃改爲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誅有女没入掖廷謩諫曰臣聞治國家者先資於德義德義



不修家邦必壞故王者以德服人以義使人服使之術  
要在修身修身之道在於孜孜夫皇失百虧之戒存乎  
久要之源前志曰勿以小惡而爲之勿以小善而不爲  
斯則懼於漸也臣又聞君如日焉顯晦之微人皆瞻仰  
照臨之大何以掩藏前代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貴  
聞其過也陛下卽位已來誕敷文德不悅聲色出後宮  
之怨婦配在外之鰥夫洎今十年未嘗採擇自數月已  
來天睠稍廻留神妓樂教坊百人二百人選試未已莊  
宅司收市疊疊有聞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內宗姓  
不異寵幸何名此事深累慎修有虧一簣陛下九重之

內不得聞知凡此之流大生物議實傷理道之本未免  
塵穢之嫌夫欲人不知莫若勿爲諺曰止寒莫若重裘  
止謗莫若自修伏希陛下照鑒不惑崇千載之盛德去  
一旦之玩好教坊停息宗女遣還則大正人倫之風深  
弘王者之體疏奏帝卽日出孝本女遷暮右補闕詔曰  
昔乃先祖貞觀中諫書十上指事直言無所避諱每覽  
國史未嘗不沉吟伸卷嘉尚久之爾爲拾遺其風不墜  
屢獻章疏必道其所以至於備灑掃於諸王非自廣其  
聲妓也恤髻亂之宗女固無嫌於徵取也雖然疑似之  
間不可家至而戶曉爾能詞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



意人能匪躬謬似其先祖吾豈不能虛懷延納仰希  
貞觀之理歟而暮居官日淺未當敘進吾豈限以常典  
以待直臣可右補闕帝謂宰臣曰昔太宗皇帝得魏徵  
裨補闕失弼成聖政我得魏暮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  
不敢希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矣教坊副使雲朝  
霞善吹笛新聲變律深愜上旨自左驍衛將軍宣授兼  
楊府司馬宰臣奏曰楊府司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  
可授伶官上意欲授之因宰臣對亟稱朝霞之善暮聞  
之累疏陳論乃改授潤州司馬荆南監軍使呂令琮從  
人擅入江陵縣毀罵縣令韓忠觀察使韋長申狀與樞

密使訴之暮止疏曰伏以州縣侵屈只合上聞中外關  
連須存舊制韋長任膺廉使體合精詳公事都不奏聞  
私情擅為踰越況事無巨細不可將迎縣令官業有乖  
便宜理罪監軍職司侵越卽合聞天或以慮煩聖聽何  
不但申門下今則首紊常典理合糾繩伏望聖慈速加  
懲誡疏奏不出時論惜之三年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  
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  
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此多失墜惟  
簪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  
會我意此卽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暮將退又召誠之



日事有不當卽須奏論。暮曰：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臣不敢輒踰職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直弘文館，四年拜諫議大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弘文館事。紫宸入閣，遣中使取暮起居注，欲視之。暮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誠。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臣以陛下爲文皇帝，陛下此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嘗取觀之。暮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爲非法。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暮初立

朝爲李固言、李珣、楊嗣復所引，數年之內，至諫議大夫。武宗卽位，李德裕用事，暮坐楊李之黨，出爲汾州刺史。楊李貶官，暮亦貶信州長史。宣宗卽位，白敏中當國，量移郢州刺史，尋換商州。二年內，徵爲給事中，遷御史中丞。謝日，面賜金紫之服，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贓罪，貴戚憚之。兼戶部侍郎，判本司事。暮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綜戶部公事。從之。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謝日，奏曰：臣無夔契之才，驟叨夔契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戎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者，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傳導，以存副貳。



之重因泣下土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暮作相之日率先啓奏人士重之尋兼集賢大學士詹毗國獻象暮以其性不安申土請還其使從之太原節度使李業殺降虜北邊大擾業有所恃人不敢非暮卽奏其事乃移業滑州加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從人王慶告曙家藏兵甲曙坐貶官而慶無罪暮引法律論之竟杖殺慶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修成文宗實錄四十卷上之其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膳部

員外郎牛叢皆頒賜錦綵銀器序遷職秩暮轉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大中十年以本官平章事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一年以疾求代徵拜吏部尚書以疾未痊乞授散秩改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保十二年十二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司徒暮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暮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暮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然竟以語辭太剛爲令狐綯所忌罷之暮嘗鈔撮子書要言以類相從二十卷號曰魏氏手畧有文集十卷子潛滂潛登進士第潛子敖韋琮甥後琮爲相潛



歷顯官晉爵晉登進士第晉中書舍人  
周墀字德升汝南人祖頰父需墀長慶二年擢進士第  
大和末累遷至起居郎墀能爲古文有史才文宗重之  
補集賢學士轉考功員外郎仍兼起居舍人事開成二  
年冬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三年遷職方郎  
中四年十月正拜中書舍人內職如故武宗卽位出爲  
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改鄂州刺史御史中  
丞鄂岳觀察使會昌六年十一月遷洪州刺史江南西  
道觀察使大中初檢校禮部尚書滑州刺史義成軍節  
度鄭滑觀察等使上柱國汝南男食邑三百戶入朝爲

兵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銀青光祿  
大夫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兼刑部尚書罷相檢校刑部  
尚書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劔南東川節度使未行追制  
改檢校右僕射加食邑五百戶歷方鎮卒諡其圖出皆  
崔龜從字玄告清河人祖璜父誠官微龜從元和十二  
年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及書判拔萃二科釋  
褐拜右拾遺太和二年改太常博士龜從長於禮學精  
歷代沿革問無不通時饗宗廟於敬宗室祝板稱皇帝  
孝弟龜從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  
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十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



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理宜稱孝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於孝字非子者則不稱傍親直言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爲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傍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又以祀九宮壇舊是大祠龜從議曰九宮貴神經典不載天寶中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主星名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常禮備列王事誠誓百官尊卑乖儀莫甚於此若以嘗在祀典不可廢除

臣請降爲中祠制從之龜從又以大臣薨謝不於聞哀日輟朝奏議曰伏以廢朝軫悼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宜示信自頃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雖遵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國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旣歿其夕爲罷警嚴張公謹之亾哭之不避辰日是知閔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無爽事體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於幽明稱情之文無虧於典禮又奏文武三品官薨卒輟朝有未經親重之官今任又是散列者爲



之變禮誠恐非宜自今後文武三品以上官非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在輟朝之限從之累轉考功郎中史館修撰九年轉司勳郎中知制誥十月二月正拜中書舍人開成初出爲華州刺史三年三月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四年權判吏部尚書銓事大中四年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吏部尚書五年七月撰成績唐曆三十卷上之六年罷相檢校吏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累歷方鎮卒

鄭肅滎陽人祖烈父閱世儒家肅苦心力學元和三年擢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歷佐使府太和初入朝爲尚

書郎六年轉太常少卿肅能爲古文長於經學左丘明三禮儀注疑議博士以下必就肅決之時魯王永有寵文宗擇名儒爲其府屬用戶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戶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以肅本官兼長史由是知名明年魯王爲太子肅加給事中九年改刑部侍郎尋改尚書右丞權判吏部西銓事開成初出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二年九月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侍太子言論典正復令兼太子賓客爲東宮授經旣而太子失寵上不悅有廢斥意肅因名見深陳邦國大本君臣父子之義止改容嘉之而太子竟以楊妃故得罪



乃以肅檢校禮部尚書兼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絳觀察等使會昌初武宗思太子承之無罪盡誅陷承之黨朝議稱肅忠正有大臣之節召拜太常卿累遷戶部兵部尚書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門下二侍郎監修國史兼尚書右僕射素與李德裕親厚宣宗卽位德裕罷知政事肅亦罷相復爲河中節度使以疾辭拜太子太保卒子洎咸通中累官尚書郎出爲刺史洎子仁規仁表俱有俊才文翰高逸仁規累遷拾遺補闕尚書郎湖州刺史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仁表擢第後從杜審權趙隲爲華州河中掌書記入爲起居郎仁

表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仕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少時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盧商字爲臣范陽人祖昂澧州刺史父廣河南縣尉商元和四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登科少孤貧力學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范傳式廉察宣歙辟爲從事王播段文昌相繼鎮西蜀商皆佐職爲記室累改禮部員外郎入朝爲工部員外郎河南縣令歷工部度支司封三郎中大和九年改京兆少尹權大理卿事開成初出爲蘇



州刺史中謝日賜金紫之服初郡人苦鹽法太煩姦吏  
侵漁商至籍見戶量所要自售無定額蘇人便之歲課  
增倍宰相領鹽鐵以其績止遷潤州刺史浙西團練觀  
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轉京兆尹三年朝廷用兵上黨飛  
輓越太行者環地六七鎮以商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兼  
供軍使軍用無闕逆稹盪平加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  
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宣宗卽位入爲兵部侍郎尋以本  
官同平章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加兼工部尚  
書數年檢校工部尚書出爲鄂岳觀察使就加檢校兵  
部尚書大中十三年以疾求代徵拜戶部尚書其年八

月卒于漢陰驛時年七十一子知遠知微知宗僧朗堯  
史臣曰宗閔嗣復承宗室世家之地胄有文學政事之  
美名徊翔清華出入隆顯苟能義以爲上羣而不黨議  
太平於稷契之列致人主於勛華之盛遭時得位誰曰  
不然而捨彼鴻猷狎茲鼠輩養虞卿而射利抗德裕以  
報仇矛盾相攻幾傾王室沒身蠻瘴其利伊何古者廉  
藺解仇冀全國體而邀懽釋憾實亂大倫世道銷刃一  
至於此崔魏二丞相嘉言啓奏無忝正人墀讓史才肅  
之禮學商之長者或登三事或踐六卿以道始終夫何  
不韙冀精於黨惡姦直囊何澄之矣二李三豎俞懽辟



贊曰漢誅鈞黨魏破疽囊何鄧之後二李三楊偷權報  
 怨任國存亾書茲覆轍敢告巖廊六職以道故錄夫何  
 至然此豈賤一丞臥慕言咨奏無忝五人執藟史木肅  
 蘭報丹冀全因體而激謝驟謝實論大倫世豈能除一  
 弊此不亂時文幾前王室豈良蠻蠻其師用何古者兼  
 不然而舒如熟熾戰茲鼠輩養冀職而娘味計斷谷以  
 太平城野笑之仄姪人主成慎華之益歡却野立籍曰  
 美冷所賦青華出入劉鷟皆謂美以為土羣而不黨羣  
 史豈曰宗閔關更承宗室世宗之世曹育文學如事之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六十一千呖鼓吹齋吹宗曾頤蕙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六考證

楊汝士子知温傳遷山南東道節度使○沈炳震曰按

本紀知温乾符中為荆南節度新書本傳終荆南節

度使未嘗為山南東道也疑誤

盧鈞

裴休

楊牧

韋保衡

路巖

夏侯孜

曹確

畢誠

杜密

劉鄴

豆盧瑑

崔慎由字敬止清河武城人高祖時為終南子司業諡  
 曰文自有傳曾祖翹位終禮部尚書東都留守祖異位



贊曰漢誅鈞黨魏破疽囊何鄧之後三李三楊倫僅親  
怨任國存亾書茲覆轍敢告嚴廊

與射未嘗為山南東嶺少錄籍

本錄映監葦芥中為隸南嶺與薛書本對錄隸南嶺  
豈必士子映監軒數山南東嶺嶺與射○武賦實曰封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六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之珣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崔慎由

弟安潛伯父能能

崔珙

兄珙弟珙璵璵璵

命人盧鈞

子彥曾慎由子肩

楊收

兄發弟嚴子鉅

韋保衡路巖夏侯孜手劉瞻劉瑑

曹確士登畢誠杜審權子讓能彥林弘徽

劉鄴劉鄩豆盧瑑

崔慎由字敬止清河武城人高祖融位終國子司業諡  
曰文自有傳曾祖翹位終禮部尚書東都留守祖異位



終渠州刺史父從少孤貧寓居太原與仲兄能同隱山  
林苦心力學屬歲兵荒至於絕食弟兄採栢拾橡實飲  
水棲衡而講誦不輟怡然終日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  
貞元初進士登第釋褐山南西道推官府公嚴震待以  
殊禮以父憂免弟兄廬于父墓手植松柏免喪不應辟  
命久之西川節度使韋臯開西南夷置兩路運糧使奏  
從掌西山運務後權知邛州事及臯薨副使劉闢阻命  
欲并東川以謀告從從以書諭闢闢怒出兵攻之從嬰  
城拒守卒不從之高宗文平蜀從事坐累多伏法惟從  
以拒闢免盧坦在宣州辟爲團練觀察副使元和初入

朝累遷吏部員外郎九年裴度爲中丞奏從爲侍御史  
知雜守右司郎中度作相用從自代爲中丞從氣貌孤  
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幸事關臺閣或付仗內者必  
抗章論列請歸有司選辟御史必先質重貞退者改給  
事中數月出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團練觀察使  
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入爲尚書右丞淄青賊平鎮  
州王承宗懼上章請割德棣二州自贖又令二子入侍  
憲宗選使臣宣諭以從中選議者以承宗罪惡貫盈每  
多姦譎入朝二子必非血胤人頗憂之從次魏州田弘  
正以路由寇境欲以五百騎援之從辭之以童奴十數



騎徑至鎮州於鞠場宣勅三軍大集從諭以逆順辭情慷慨軍士感動承宗泣下禮貌益恭遂按德棣戶口符印而還其年八月出爲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監軍使知上意欲大用之每爲中貴傳達意旨欲其賂遺從終不答穆宗卽位召拜尚書左丞長慶三年檢校禮部尚書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等使鄜時內接畿甸神策軍鎮相望踰禁犯法累政不能制而從撫遏舉奏軍士惕然党項羗有以羊馬來市者必先遺帥守從皆不受撫諭遣之羗羗不敢爲盜四年入爲吏部侍郎尋改太常卿寶曆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充

東都留守大和三年入爲戶部尚書李宗閔秉政以從與裴度李德裕厚善惡之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賓客東都分司從請告百日罷官物論咎執政宗閔懼四年三月召拜檢校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府舊有貨麴之利資產奴婢交易者皆有貫率羊有口算每歲收利以給用從悉除之舊制官吏祿俸有布帛加估之給節度使獨不在此例從至一例估折給之六年十月卒于鎮贈司空諡曰貞從少以貞晦恭讓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爲大



鎮家無妓樂士友多之慎由大和初擢進士第又登賢  
良方正制科聰敏強記宇量端厚有父風釋褐諸侯府  
大中初入朝爲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正拜舍人召充  
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再歷方鎮入朝爲工部尚書十年  
以本官同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轉監修國史上柱  
國加太中大夫兼禮部尚書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  
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判度支爲  
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劉瑑同知政事十二年二月詔  
曰太中大夫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繼美德門承

家貴位搢紳偉望禮樂上流挺松筠之貞姿服蘭蓀之  
懿行自居名器累歷清華禁林才擅於多能綸閣詞推  
於巨麗物情愈茂延譽甚高再列二卿之崇亟闡六條  
之化爰加獎任益委重難屢啓嘉謨俄叅大柄而周涉  
寒暑備見器能道已著於始終恩豈殊於中外可檢校  
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劔南東川節度使咸  
通初改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加檢校司  
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移疾請老  
拜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子胤弟安潛安潛字進之大  
中三年登進士第咸通中累歷清顯出爲許州刺史忠



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乾符中遷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等使黃巢之亂從僖宗幸蜀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奏安潛爲副收復兩京以功累加至檢校侍中龍紀初青州王敬武卒以安潛代敬武子師範拒命安潛赴鎮至棣州刺史張蟾出州兵攻青州爲師範所敗朝廷竟授之節鉞安潛還京師累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諡曰貞孝子柅艤柅景福中爲起居郎艤爲右拾遺柅累官至尚書從兄能少勵志苦學累辟使府元和初爲蜀州刺史六年轉黔中觀察使坐爲南蠻所攻陷郡邑貶永州刺史穆宗卽位弟從居顯列召拜將作監長慶四年九

月出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卒子彥曾有幹局大中末歷三郡刺史咸通初累遷太僕卿七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使彥曾通於法律性嚴急以徐軍驕命彥曾治之長於撫養而短於軍政用親吏尹戡徐行儉當要職士人貪猥不恤軍旅士卒怨之先是六年南蠻寇五管陷交阯詔徐州節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舊三年一代至是戍卒求代尹戡以軍帑匱乏難以發兵且留舊戍一年其戍卒家人飛書桂林戍卒怒牙官許佶趙可立王幼誠劉景傳寂張實王弘立孟敬文姚







陰計巧於附麗外示凝重而心險躁自李茂貞王行瑜  
怙亂兵勢不遜杜讓能韋昭度繼遭誅戮而宰臣崔昭  
緯深結行瑜以自固而待肩以宗人之分屢加薦用累  
遷中書侍郎判戶部事昭宗出幸石門肩與同列徐彥  
若王搏等從車駕還宮加禮部尚書並賜號扶危匡國  
致理功臣三年李茂貞犯京師扈昭宗幸華州帝復雪  
杜讓能韋昭度李磎之枉懲昭緯之前愿罷肩政事檢  
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等使時朱全忠  
方霸於關東肩密致書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肩之功  
不可離輔弼之地肩已至湖南復召拜平章事肩既獲

汴州之援頗弄威權恨徐彥若王搏發昭緯前事深排  
抑之俄出彥若爲南海節度又撫王搏交結勅使同危  
宗社令全忠上疏論之光化中貶搏溪州司馬賜死於  
藍田驛誅中尉宋道弼景務修自是朝廷權政皆歸於  
已兼領三司使務宦官側目不勝其忿及劉季述幽昭  
宗於東內以德王監國季述畏全忠之強不敢殺肩但  
罷知政事落使務守本官而已肩復致書於全忠請出  
師反正故全忠令大將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肩以天  
子幽囚諸侯觀釁有神策軍巡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  
之廢立肩伺知之令判官石戩與德昭遊伺其深意每



酒酣德昭泣下戩知其誠乃與之謀曰今中外大臣自廢立已來無不含怒至於軍旅亦懷憤惋今謀反者獨季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三豎復帝寶位垂名萬代今正其時持疑不斷則功落他人之手也德昭謝曰予軍吏耳社稷大計不敢自專如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肩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誅季述昭宗反正肩進位司空復知政事兼領度支鹽鐵三司等使明年夏朱全忠攻陷河中晉絳進兵至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肩交結全忠慮汴軍逼京師請罷知政事落使務其年冬全誨挾帝幸鳳翔肩怨帝廢黜不扈從遣使告

全忠請於岐陽迎駕令太子太師盧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初全忠至華州遣掌書記裴鑄入奏鳳翔言欲以兵士迎駕及入京師又上表曰臣獨兼四鎮迨事兩朝分數千里之封疆受二十年之恩渥微同物類猶解感知忝齒人倫寧忘報効臣昨將兵士奔赴闕庭尋過京畿遠迎車駕初因幕吏面奉德音尋有宰臣頻飛密札或以京都紛擾委制置於中朝或以鑿輅播遷俾奉迎於近甸臣是以遠離藩鎮不憚疲勞昨奉詔書兼宣口勅令臣速抽兵士且歸本藩仍遣百官俾赴行在覩綸言於鳳紙若面丹墀認御札於龍衣如親翠蓋然



知從來書詔出自宰臣每降宣傳皆非聖旨致臣悞將  
師旅遽入關畿比令迎駕之行翻挂脅君之過臣今見  
與茂貞要約釋兩地猜嫌早致萬乘歸京以副八紘懇  
望其宰臣百官已下非臣輒有阻留伏乞詔赴行朝以  
備還駕昭宗得全忠表怒屑尤甚是月二十六日詔曰  
食君之祿合務於盡忠秉國之鈞宜思於致理其有疊  
膺異渥繼執重權遽萌狂悖之心忽構傾危之計人知  
不可天固難容扶危定亂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  
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上柱國魏國

公食邑五千戶崔焯奕葉公台蟬聯珪組冠歲名升於  
甲乙壯年位列於公卿趣向有聞行藏可尙朕採於羣  
議詢彼輿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卮難滿小  
器易盈曾無報國之心但作危邦之計四居極位一無  
可稱豈有都城合聚兵甲暗養死士將亂國經聚貔武  
以保其一坊致刁斗遠連於右輔始則將京兆府官錢  
委元規召卒後則用度支使權利令陳班聚兵事去公  
朝權歸私室百辟休戚由其顧盼之間四方是非繫彼  
指呼之際令狐渙姦織有素操守無堪用作腹心共張  
聲勢遂令濫居深密日在禁闈罔惑朕躬僞行書詔致



茲播越職爾之由豈有權重位崇恩深獎厚曾無惕厲  
轉恣睢盱顯構外兵將圖不軌朕以庶士流散兵革繁  
多遂命宰臣與之商議五降內使一貢表章堅臥不來  
拒召如此況又拘留庶吏廢闕晨趨人既奔驚朕須巡  
幸果見兵纏輦轂火照宮闈烟塵漲天干戈匝野致朕  
奔迫及於岐陽翠輦未安鐵騎旋至圍逼行在焚燒屋  
廬觀此阡危咎將誰執近省全忠章表兼遣幕吏敷陳  
言宰臣繼飛密緘促其兵士西上靜詳構扇孰測苞藏  
無功及人爲國生事於戲君人之道委之宰衡庶務殷  
繁豈能親理盡將機事付爾主張負我何多構亂至此

仍存大體不謂無恩可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初  
天復反正之後宦官尤畏肩事無大小咸稟之每內殿  
奏對夜則繼之以燭常說昭宗請盡誅內官但以宮人  
掌內司事中尉韓全誨張弘彥袁易簡等同知之於帝  
前求哀請命乃詔肩密事進囊封勿更口奏宦官無由  
知其謀乃求知書美婦人進內以偵陰事由是肩謀頗  
洩宦官每相聚流涕愈不自安故全誨等爲劫幸之謀  
由肩忌嫉之太過也及全忠攻鳳翔肩寓居華州爲全  
忠畫圖王之策天復二年全忠自岐下還河中肩迎謁  
于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辭贊其



功業三年李茂貞殺韓全誨等與全忠通和昭宗急詔徵胤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稱病不赴及帝出鳳翔胤乃迎於中路即日降制復舊官知政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仍詔移家入左軍賜帳幄器用十車胤奏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副使胤與全忠奏罷左右神策內諸司等使及諸道監軍副監小使內官三百餘人同日斬之于內侍省諸道監軍隨處斬首以聞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蘇檢等作相及還京胤皆貶斥之又貶陸辰爲沂王傅王溥太子賓客學士薛貽矩夔州司戶韓偓濮州司戶姚洎景王府咨議應

從幸羣官貶逐者三十餘人唯用裴贄爲相以其孤立易制也內官旣盡屠戮諸使悉罷天子宣傳詔命惟令宮人寵顏等宣事而欺君蠹國所不忍聞胤所悅者闕茸下輩所惡者正人君子人人悚懼朝不保夕其年十月全忠子友倫宿衛京師因擊鞠墜馬而卒全忠愛之殺會鞠者十餘人而疑胤陰謀由是怒胤初天子還宮全忠東歸胤以事權在已慮全忠急於篡代乃與鄭元規謀招致兵甲以扞茂貞爲辭全忠知其意從之胤毀城外木浮圖取銅鐵爲兵仗全忠令汴州軍人入關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遣其子宿衛軍使友諒



瑄亦罷鎮歸東都五年卒詔曰孔氏以顏冉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之八凱乃睠時哲得茲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抒殲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瑄誠明履正粹密鄰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三事以爲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于大寮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由長孺之道以估正人微京兆之言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鳳之邪莊色于朝羣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留遺愛居常慎獨清則畏知爰自青衿迄于白首厲翼之志始終不渝未陟台階實辜公論追榮左相式示優

崇可贈尚書左僕射珙之毋弟也以書判拔萃高等累佐使府性威重尤精吏術太和初累官泗州刺史入爲太府卿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延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卽以王茂元代珙鎮廣南授珙兼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開成初就加檢校兵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六月



誅胤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四年正月初貶太子賓客尋  
爲汴軍所殺胤傾險樂禍外示寬弘初拜平章事其季  
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樹立門戶一旦終當爲  
緇郎所壞果如其言胤累加至侍中封魏國公初朱全  
忠雖竊有河南方鎮憚河朔河東未萌問鼎之志及得  
胤爲鄉導乃電擊潼關始謀移國自古與盜合從覆亾  
宗社無如胤之甚也子有鄰

崔珙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頴貞元初進士登第元和初  
累官至少府監四年出爲同州刺史卒頴有子八人皆  
至達官時人比漢之荀氏號曰八龍長曰瑄貞元十八

年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釋褐諸侯府入朝爲尚書郎  
大和初累遷給事中宣慰幽州稱旨俄而興元兵亂殺  
李絳命瑄平亂襄中三軍寂然從命使還改工部侍郎  
四年冬拜京兆尹五年四月改尚書右丞六年十二月  
出爲江陵尹御史大夫荆南節度使八年入爲兵部侍  
郎轉吏部權判左丞事開成二年真拜左丞時弟珙爲  
京兆尹兄弟並居顯列以本官權判兵部西銓吏部東  
銓事三年檢校戶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  
東畿汝都防禦等使會昌中遷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  
部尚書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弟珙罷相貶官



瑄亦罷鎮歸東都五年卒詔曰孔氏以顏冉之行首於  
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之八凱乃睠時哲得茲令名  
用舉飾終之恩以抒殲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崔  
瑄誠明履正粹密鄰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  
禮樂重事以爲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  
于大寮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由長孺之道以估正人  
微京兆之言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鳳之邪  
莊色于朝羣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  
留遺愛居常慎獨清則畏知爰自青衿迄于白首厲翼  
之志始終不渝未陟台階實辜公論追榮左相式示優

崇可贈尚書左僕射珙之毋弟也以書判拔萃高等  
累佐使府性威重尤精吏術太和初累官泗州刺史入  
爲太府卿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延英中  
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  
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  
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  
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卽以王茂元代珙  
鎮廣南授珙兼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開成初就加檢校兵部  
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六月



遷京兆尹是歲京畿旱珙奏漕水入內者十分量減九分賜貧民漑田從之三年正月盜發親仁里欲殺宰相李石其賊出於禁軍珙坐捕盜不獲罰俸料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珙親厚累遷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兼刑部尚書門下侍郎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素與崔鉉不叶及李讓夷引鉉輔政代珙領使務乃掎摭珙領使日妄破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貫文又言珙嘗保護劉從諫坐貶澧州刺史再貶恩州司馬宣宗卽位以赦召還爲太子賓客出爲鳳翔節度使三年崔鉉復知政事

珙辭疾請罷制曰將相大臣與國同體誠欲自便豈宜不從苟非其時涉于避事前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早以器能周歷顯重行已每稱其友悌在公亦竭其精忠自負譴前朝遠移南徼及我嗣守頗聞嘉名由是剖竹近關揚旂右輔爲國垣翰適資謀猷近者犬戎輸誠歸我故地下議納款且籌開疆宜其率先啓行副此寵待忽覽退閑之請頗乖毗倚之誠陳力之方豈無其道匪躬之故或異於是以其故老特爲優容俾居青宮之輔仍從分洛



之命君臣禮分子無愧焉可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未幾卒子洵大中四年進士擢第珙弟璿璵球珣璿以書判拔萃開成中累遷至刑部郎中會昌中歷三郡刺史位終方鎮璿開成初爲吏部郎中轉給事中會昌初出爲陝虢觀察使遷河南尹入爲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大中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崔鉉再輔政罷璿使務檢校兵部尚書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克河中晉絳磁隰等州節度觀察使七年入爲左丞再遷刑部尚書子滔大中初登進士第璵字朗士長慶初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開成末累遷至禮部員外郎會昌初以

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中五年遷禮部侍郎六年選士時謂得才七年權知戶部侍郎進封博陵子食邑五百戶轉兵部侍郎子澹澹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第累遷禮部員外郎位終吏部侍郎澹子遠遠龍紀元年進士登第大順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克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轉戶部侍郎博陵縣男食邑三百戶轉兵部侍郎承旨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天祐初從昭宗東遷洛陽罷相守右僕射二年爲柳璨希朱全忠旨累貶白州長史行至滑州被害於白馬驛遠支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



人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球字叔休寶曆二  
年登進士第會昌中爲鳳翔節度判官入朝爲尙書郎  
子瀆瀆大中末亦進士登第崔氏咸通乾符間昆仲子  
弟紆組拖紳歷臺閣踐藩嶽者二十餘人大中以來盛  
族時推甲等人諱寧三平轉可將計復前刻思食邑  
盧鈞字子和本范陽人祖炅父繼鈞元和四年進士擢  
第又書判拔萃調補校書郎累佐諸侯府大和五年遷  
左補闕與同職理宋申錫之枉由是知名歷尙書郎出  
爲常州刺史九年拜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  
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其年冬代李從易爲廣州刺史

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  
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靡不相載而還鈞性  
仁恕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自貞元  
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雖遇  
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錢爲營樁櫝其家疾  
病死喪則爲之鑿藥殯殮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  
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令不嚴而人化三年將代  
華蠻數千人詣闕請立生祠銘功頌德先是土人與蠻  
獠雜居婚娶相通吏或撓之相誘爲亂鈞至立法俾華  
蠻異處婚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肅清而



軍制四子效代  
有唐書卷一百一十  
列傳  
不相犯會昌初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誅  
劉稹以鈞檢校兵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  
節度澤潞邢洛磁觀察等使是冬詔鈞出路軍五千戍  
代北鈞升城門餞送其家設幄觀之路卒素驕因與家  
人訣別乘醉倒戈攻城門監軍以州兵拒之至晚撫勞  
方定詔鈞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遷戶部尚書大中  
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  
宋毫汴潁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司空四年入爲太子少  
師進位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六年復檢  
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年詔曰河東

軍節度使盧鈞長才博達敏識宏深藹山河之靈抱瑚  
璣之器多能不耀用晦而彰由嶺表而至太原五換節  
鉞仁聲載路公論彌高藩垣之和氣不衰臺閣之清風  
常在宜升揆路以表羣寮可尙書左僕射鈞踐歷中外  
事功益茂後輩子弟多至台司至是急徵謂當輔弼雖  
居端揆心殊失望常移病不視事與親舊遊城南別墅  
或累日歸宰臣令狐絢惡之乃罷僕射仍加檢校司  
空守太子太師物議以鈞長者罪絢弄權絢懼十年  
九月以鈞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元尹充山  
南西道節度使入爲太子太師卒父蕭蕭貞示中自當



裴休字公美河內濟源人也祖宣父肅肅貞元中自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時山賊粟鎧誘山越爲亂陷浙東郡縣肅召州兵討平之因紀其事號平戎記上之德宗嘉賞肅生三子儔休侏皆登進士第休志操堅正童齒時兄弟同學于濟源別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贄儔者儔侏魚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食長慶中從鄉賦登第又應賢良方正升甲科大和初歷諸藩辟召入爲監察御史右補闕史館修撰會昌中自尚書郎歷典數郡

大中初累官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六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自大和已來重臣領使者歲漕江淮米不過四十萬石能至渭河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沉溺者歲七十餘隻緣河姦吏大紊劉晏之法洎休領使分命僚佐深按其弊因是所過地里悉令縣令兼董漕事能者獎之自江津達渭口以四十萬之備歲計緡錢二十八萬貫悉使歸諸漕吏巡院無得侵牟舉新法凡十條奏行之又立稅茶法二十條奏行之物議是之初休典使三歲漕米至渭河倉者一百二十萬



斛更無沉舟之弊累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休在相  
位五年十年罷相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  
充宣武軍節度使其年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  
河東縣子食邑五百戶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十一年  
冬檢校戶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  
義節度潞磁邢洺觀察使十三年十月加檢校吏部尚  
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  
以本官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州節度使咸通初入爲戶  
部尚書累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師卒休性寬惠爲官不  
尚皦察而吏民畏服善爲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家世

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  
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  
齊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贊唄以爲法樂  
與尚書紘于臬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  
太過多以詞語嘲之休不以爲忤休字冠識亦登進士  
第休子攷諱肅諱文諱重諱顯諱斷諱官諱蕪諱登諱興諱階諱官諱順諱中  
楊收字藏之同州馮翊人自言隋越公素之後高祖悟  
虛應賢良制科擢第位終朔州司馬曾祖幼烈位終寧  
州司馬祖藏器邠州三水丞父遺直位終濠州錄事叅  
軍家世爲儒遺直客於蘇州講學爲事因家于吳遺直



生四子發假收嚴發字至之大和四年登進士第又以  
書判拔萃釋褐校書郎湖南觀察推官再辟西蜀從事  
入朝爲監察轉侍御史累遷至禮部郎中大中三年改  
左司郎中宣宗追尊順宗憲宗等尊號禮院奏廟中神  
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詔禮官議發與都官郎中  
盧搏獻議曰臣等伏尋舊典粟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  
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諡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莫無  
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諡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  
號未聞改諡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  
無其事光武中興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

已下才二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  
也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  
之士不聞加諡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可以覆視今  
議者惟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爲證伏以鄭太后  
本琅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邸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  
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  
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  
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諂神貪君之私用  
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又絕非宜且宣懿非穆宗  
之后實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貴已祔別廟正爲得禮饗



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爲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卽是穆宗上仙之後臣下追致作殯之禮瀆亂正經實驚有識臣當時並列朝行實知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媒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言臣謹按國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旣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

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宜但告新謚于廟而止其改造重題之文開元初太常卿韋縉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天后聖帝武氏縉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卽不知其時削舊題耶重造主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宸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謚寶冊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相覆奏就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爲是改授太常少卿出爲蘇州刺史蘇發之鄉里也恭長慈幼人士稱之還改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歐閩之人美其能政



耆老以善績聞朝廷以發長於邊事移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屬前政不率蠻夏咸怨發以嚴爲理軍亂爲軍人所囚致於郵舍坐貶婺州刺史卒于治所子乘亦登進士第有俊才尤能爲歌詩歷顯職假字仁之進士擢第故相鄭覃刺華州署爲從事從覃鎮京口得大理評事入爲監察轉侍御史由司封郎中知雜事轉太常少卿出爲常州刺史卒官初遺直娶元氏生發假繼室長孫氏生收嚴收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頤疎眉秀目寡言笑方於事上博聞強記初家寄涪陽甚貧收七歲喪父居喪有如成人而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畧

通諸經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爲神童兄發戲令詠蛙卽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卽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爲詩什觀者壓敗其藩收嘲曰爾幸無羸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收以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勗之曰俟爾登進士第可肉食也收以仲兄假未登第久之不從鄉賦開成未假擢第是冬收之長安明年一舉登第年纔二十六時發爲潤州從事因家金陵收得第東歸路由淮右故相司徒杜琮鎮揚州延收署



節度推官奏授校書郎琮領度支以收爲巡官琮罷相  
鎮東蜀奏授掌書記得協律郎琮移鎮西川復管記室  
宰相馬植奏授渭南尉充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收辭  
曰僕兄弟進退以義頓仲兄假鄉賦未第收不出衡門  
今假從事侯府僕不忍先爲御史相公必欲振恤孤生  
俟僕稟兄旨命可也馬公嘉之收卽密達意於西蜀杜  
公願復爲叅佐琮卽表爲節度判官馬公乃以收弟嚴  
爲渭南尉集賢校理代收之任周墀罷相鎮東蜀表嚴  
爲掌書記墀至鎮而卒琮乃辟嚴爲觀察判官兄弟同  
幕爲兩使判官時人榮之俄而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

爲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爲監察兄弟並居憲府特  
爲新例裴休作相以收深於禮學用爲太常博士時收  
弟嚴亦自揚州從事入爲監察等丁母喪歸蘇州旣除  
崔珙罷相鎮淮南以收爲觀察支使入爲侍御史改職  
方員外郎分司東都宰相夏侯攷領度支用收爲判官  
罷職改司勳員外郎長安令秩滿改吏部員外郎上言  
先人未葬旅殯毗陵擬遷卜於河南之偃師請兄弟自  
往從之及葬東周會葬者千人時故府杜琮夏侯攷皆  
在洛二公聯薦收於執政宰相令狐絢用收爲翰林學  
士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轉兵部



侍郎學士承旨左軍中尉楊玄价以收宗姓深左右之  
乃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門下侍  
郎刑部尚書收以交阯未復南蠻擾亂請治軍江西以  
壯出嶺之師乃於洪州置鎮南軍屯兵積粟以餉南海  
天子嘉之進位尚書右僕射太清太微宮使弘文館大  
學士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收居位稍務華靡頗爲名  
輩所譏而門吏僮奴倚爲姦利時楊玄价弟兄掌機務  
招來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以爲背已  
由是傾之八年十月罷知政事檢校工部尚書出爲宣  
歙觀察使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爲江

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八月貶爲端州司馬等盡削官  
封長流驩州又令內養郭全穆齋詔賜死九年三月十  
五日全穆追及之宣詔訖收謂全穆曰收爲宰相無狀  
得死爲幸心所悲者弟兄淪喪將盡只有弟嚴一人以  
奉先人之祀予欲昧死上塵天聽可容一刻之命以俟  
秉筆乎全穆許之收自書曰臣畎畝下才謬當委任心  
乖報國罪積彌天特舉朝章賜之顯戮臣誠悲誠感頓  
首死罪臣出自寒門旁無勢援幸逢休運累污清資聖  
獎曲流遂叨重任上不能罄輸臣節以答寵光下不能  
迴避禍胎以延俊父苟利尸素頻歷歲時果至聖朝難



寬大典誠知一死未塞深愆固不合將泉壤之詞上塵  
天聽伏乞陛下哀臣愚憊稍緩雷霆臣頃蒙擢在台衡  
不敢令弟嚴守官闕下旋蒙聖造令刺浙東所有罪愆  
是臣自負伏乞聖慈貸嚴微命臣血屬皆幼更無近親  
只有弟嚴才力尪悴家族所恃在嚴一人俾存歿曲全  
在陛下弘覆臣無任魂魄望恩之至全穆復奏懿宗愍  
然宥嚴判官朱侂常潏閻均族人楊公慶嚴季實楊全  
益何師玄李孟勳馬全祐李羽王彥復等皆配流嶺表  
收子鑿鉅鱗皆登進士第鉅乾寧初以尙書郎知制誥  
召克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封晉陽男食邑

三百戶從昭宗東遷爲左散騎常侍卒鱗登第後補集  
賢校理藍田尉乾寧中累遷尙書郎嚴字凜之會昌四  
年進士擢第是歲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嚴與  
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  
之起覆奏武宗勅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嚴  
釋褐諸侯府咸通中累遷吏部員外轉郎中拜給事中  
工部侍郎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兄收作相封章請外  
職拜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團練觀察使收罷相貶  
官嚴坐貶邵州刺史收得雪嚴量移吉玉傳乾符四年  
累遷兵部侍郎五年判度支其年病卒中子涉注涉乾



符二年登進士第昭宗朝累遷吏部郎中禮刑二侍郎  
乾符四年改吏部侍郎天祐初轉左丞從昭宗遷洛陽  
改吏部尚書輝玉卽位本官平章事加中書侍郎涉性  
端厚秉禮乾寧之後賊臣竊發王室寢微及天祐東遷  
大事去矣涉爲時所嬰不能自退及命相之日與家人  
相向灑泣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謂其子凝式  
曰今日之命吾家重不幸矣必累爾等涉謙退善處竟  
以令終注申和五年進士登第昭宗朝累官考功員外  
刑部郎中尋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召充翰林學士累  
遷戶部侍郎輝玉纘曆見涉爲宰相注避嫌辭內職守

戶部侍郎

韋保衡者字蘊用京兆人祖元貞父慤皆進士登第慤

字端士太和初登第後累佐使府入朝亟歷臺閣大中

四年拜禮部侍郎五年選士頗得名人載領方鎮節度

卒保衡咸通五年登進士第累拜起居郎十年正月尚

懿宗女同昌公主公主郭淑妃所生妃有寵出降之日

傾宮中珍玩以爲贈送之資尋以保衡爲翰林學士轉

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期年以本官平

章事保衡恃恩權素所不悅者必加排斥王鐸貢舉之

師蕭邁同門生以素薄其爲人皆擯斥之以楊收路巖



在中書不加禮接媒孽逐之自起居郎至宰相二年之間階至特進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月公主薨自後恩禮漸薄咸通末淮徐盜起素所怨者發其陰事保衡竟得罪賜死弟保乂進士登第尚書郎知制誥召克翰林學士歷禮戶兵三侍郎學士承旨坐保衡免官士業累拜職至平五民尚路巖者字魯瞻陽平冠氏人也祖季登大曆六年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升朝爲尚書郎遷左諫議大夫卒生三子羣庠單皆登進士第羣字正夫旣擢進士又書判拔萃累佐使府入朝爲監察御史穆宗初卽位遣使西

北邊犒宴軍士稱旨累加兵部郎中太和二年遷諫議大夫以本官充侍講學士四年罷侍講爲翰林學士五年正拜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羣精經學善屬文性仁孝志行貞潔父母歿後終身不茹葷血歷踐臺閣受時君異寵未嘗以勢位自矜與士友結交榮達如一八年正月病卒君子惜之二子嶽巖大中中相次進士登第巖幼聰敏過人父友踐方鎮書幣交辟久之方就數年之間出入禁署累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咸通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在相位八年累兼左僕射懿宗時王政多僻宰臣用事巖旣承委遇稍務奢靡頗通



賂遺及韋保衡尚公主素惡巖爲人保衡作相罷巖知政事以檢校左僕射出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未幾改荆南節度詔令六月下峽赴鎮尋復罷之嶽歷兩郡刺史入爲給事中子德延諱交爲人父審封孜寶曆二年登進士第夏侯孜字好學本譙人父審封孜寶曆二年登進士第釋褐諸侯府累遷婺絳二郡刺史入爲諫議大夫轉給事中十年改刑部侍郎十一年兼御史中丞遷尚書右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十一年二月遷朝議大夫守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再加兵部侍郎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懿宗卽位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累加左僕射

門下侍郎封譙郡侯與路巖楊收同輔政咸通八年罷相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劔南西川節度使屬南蠻入寇蜀中飢饉軍儲不備蠻陷巖州蜀川大擾尋移孜爲河中尹檢校司徒河中晉絳節度使九年龐勛據徐州南蠻深入天子懲孜治蜀無政詔曰河中晉絳磁隰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國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夏侯孜早以文詞遂登科第累更清貫亦有能名東陽推撫俗之能故絳著臨人之稱其後用司風憲寵領藩條皆以公才不辜時選洎掌于經費備歷重難居然要會之



權頗得均平之道錄其績効擢處鈞衡造膝之時亦聞其算畫沃心之際備見其謀猷於是念彼邊隅控臨巴蜀籍其才術再靜蠻陬翻致帑廩空虛軍資窘竭寃流闔境寇逼連薨雖易帥已來頻移星瑄而無備之後歲有干戈昨者徼障初安瘡痍復覺敷尋事實果驗根由既乖經濟之源益昧君臣之義出於物論非獨予懷是議難處近藩爰更散秩可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未幾卒子潭澤皆登進士第潭累官至禮部侍郎中和三年選出多至卿相子坦章章兼知樞密亦陞南西川節度使劉瞻字幾之彭城人祖升父景瞻太和初進士擢第四

年又登博學宏詞科歷佐使府咸通初升朝累遷太常博士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爲翰林學士轉貞外郎中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承旨出爲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入拜京兆尹復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鑿官韓宗召康仲殷等用藥無効收之下獄兩家宗族枝蔓盡捕三百餘人狴牢皆滿瞻召諫官令上疏無敢極言瞻自上疏曰臣聞修短之期人之定分賢愚共一今古攸同喬松薜花稟氣各異至如錢鏐壽考不因有智而



延齡顏子早亾不爲不賢而促壽此皆含靈稟氣修短自然之理也。昨同昌公主久嬰危疾深軫聖慈鑿藥無徵幽明遽隔陛下過鍾宸愛痛切追思爰責鑿工令從嚴憲然韓宗召等因緣藝術備荷寵榮想於診候之時無不盡其方術亦欲病如沃雪藥暫通神其奈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差悞之愆死未塞責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驚囚九族於狴牢因兩人之藥悞老幼械繫三百餘人咸云宗召荷恩之日寸祿不霑進藥之時又不同議此乃禍從天降罪匪已爲物議沸騰道路嗟嘆陛下以寬仁厚德御宇十年四海

萬邦咸歌聖政何事遽移前志頓易初心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且殉宮女而違道囚平人而結冤此皆陛下安不思危忿不顧難者也陛下信崇釋典留意生天大要不過喜捨慈悲方便布施不生惡念所謂福田則業累盡消往生忉利比居濁惡未可同年伏望陛下盡釋繫囚易怒爲喜虔奉空王之教以資愛主之靈中外臣寮同深懇激帝閱疏大怒卽日罷瞻相位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江陵尹充荆南節度等使再貶康州刺史量移虢州刺史入朝爲太子賓客分司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鄭畋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



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管兵部員外張顏刑部員外  
崔彥融御史中丞孫瑄等皆坐瞻親善貶逐京兆尹溫  
璋仰藥而卒書同平章事武契氏京兆南贈吏部尚書  
劉瑒者彭城人祖璠父煇瑒開成初進士擢第會昌末  
累遷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大中初轉刑部侍  
郎瑒精於法律選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勅可行  
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爲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  
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出爲河南尹  
遷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十一年五  
月加檢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

等使其年十二月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  
同平章事領使如故十二年累加集賢殿大學士罷相  
又歷方鎮卒弟頊亦登進士第無曲義人莊罕盜稱皆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父景伯貞元十九年進士擢第又  
登制科確開成三年登進士第歷聘藩府入朝爲侍御  
史以工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入內署爲學士正拜  
中書舍人賜金紫權知河南尹事入爲兵部侍郎咸通  
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監修國史確精儒  
術器識謹重動循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爲威衛將  
軍確執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



其六百四十三員顧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授光州長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帝不之聽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效之呼爲拍彈同昌公主除喪後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絁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涕流帝故寵之嘗於安國寺作菩薩

蠻舞如佛降生帝益憐之可及嘗爲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啓之非酒乃金翠也人無敢非之者唯確與中尉西門季玄屢論之帝猶顧待不衰僖宗卽位崔彥昭奏逐之死於嶺表確累加右僕射判度支事在相位六年九年罷相檢校司徒平章事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觀察等使以出師扞虜勛功就加太子太師弟汾亦進士登第累官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出爲河南尹遷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弟兄並列將相之任人士榮之確與畢誠俱以儒術進用及居相位廉儉貞苦君子多之



稱爲曹畢以肅肅哉風又思以無劍良苦言之多  
畢誠者字存之鄆州須昌人也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尙  
書構弟栩鄆王府司馬生凌凌爲汾州長史生勻爲協  
律郎勻生誠少孤貧燃薪讀書刻苦自勵旣長博通經  
史尤能歌詩端慤好古交遊不雜大和中進士擢第又  
以書判拔萃尙書杜琮鎮許昌辟爲從事琮領度支誠  
爲巡官琮鎮揚州又從之琮入相誠爲監察轉侍御史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專政出琮爲東蜀節度琮之故吏  
莫敢餞送問訊唯誠無所顧慮問遺不絕德裕怒出誠  
爲磁州刺史宣宗卽位德裕得罪凡被譴者皆徵還誠

入爲戶部員外郎分司東都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  
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悅唯誠受命恬  
然恭遜口無異言執政多之改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  
雜期年召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遷刑部侍郎自大中  
末党項羗叛屢擾河西懿宗召學士對邊事誠卽援引  
古今論列破羗之狀上悅曰吾方擇能帥安集河西不  
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忻然從命卽用誠爲  
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誠至軍遣使告喻叛徒  
諸羗率化又以邊境禦戎以兵多積穀爲上策乃召募  
軍士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石省度支錢數百萬詔



書嘉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移鎮澤潞充昭義節度使  
二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太原近胡九姓  
爲亂誠明賞罰謹斥候替年諸部革心就加檢校尚書  
左僕射移授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宋毫汴觀察等  
使其年入爲戶部尚書領度支月餘改禮部尚書同平  
章事累遷中書侍郎兵部尚書集賢大學士在相位三  
年十月以疾固辭位詔守兵部尚書以其本官同平章  
事出鎮河中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鎮時年六十二誠  
謹重長於文學尤精吏術在相位以同官任情不法固  
辭而免君子美之子紹顏知顏登進士第累歷顯官中

杜審權字殷衡京兆人也國初萊成公如晦六代孫祖  
佐位終大理正佐生二子元頴元絳元頴穆宗朝宰相  
絳位終太子賓客絳生二子審權蔚並登進士第審權  
釋褐江西觀察判官又以書判拔萃拜右拾遺轉左補  
闕大中初遷司勳員外郎轉郎中知雜又以本官知制  
誥正拜中書舍人十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一年選士三  
十人後多至達官正拜禮部侍郎其年冬出爲陝州大  
都督府長史陝虢都團練觀察使加檢校戶部尚書河  
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懿宗卽位召拜吏部尚書三年  
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右僕射九年罷相檢



校司空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蘇杭常等州觀察  
史時徐州戍將龐勛自桂州擅還據徐泗大擾淮南審  
權與淮南節度使令狐綯荆南節度使崔鉉奉詔出師  
掎角討賊而浙西饋運不絕繼破徐戎賊平召拜尚書  
左僕射十一年制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守尚書  
左僕射上柱國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杜審權韻  
合黃鍾行真白璧冲粹孕靈嶽之秀精明涵列宿之光  
塵外孤標雲間獨步踐歷華貫餘二十年鑒裁名流凡  
幾百輩清切之任無不試重難之務無不經靜而立名  
嚴以肅物絕分毫徇已之意秉尺寸度量之懷貞方飾

躬溫茂繕性儉不偪下畏以居高語默適時喜愠莫見  
頃罷機務鎮于金陵值淮夷猖狂干戈悖起累發猛士  
挫彼賊鋒廣備糗糧助茲軍食深惟將相之大體頗覩  
文武之全才王導以蕭灑之名不忘戎事謝安以恬澹  
之德亦在兵間及駟馬來朝擢居端揆嚴重自處恬曠  
不渝虞芮之故都前蹤尚爾郇瑕之舊地徃事依然兼  
以股肱之良為吾腹心之寄改佩相印更握兵符仍五  
教之崇名極一時之盛禮可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  
尹充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數年以本官兼許州刺  
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為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



贈太師諡曰德三子讓能彥林弘徽讓能咸通十四年  
登進士第釋褐咸陽尉宰相王鐸鎮汴奏爲推官入爲  
長安尉集賢校理丁母憂以孝聞服闋淮南節度使劉  
鄴辟掌記室得殿中賜緋入爲監察牛蔚鎮興元爲奏  
節度判官入爲右補闕歷侍御史起居郎禮部兵部員  
外郎蕭邁領度支以本官判度支案黃巢犯京師奔赴  
行在拜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尋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  
書舍人謝日面賜金紫之服尋召充翰林學士六飛在  
蜀關東用兵徵發招懷書詔雲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  
點竄動中事機僖宗嘉之累遷戶部侍郎從駕還京加

禮部尚書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封建平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轉兵部尚書學士承旨沙陀逼京師僖宗蒼黃  
出幸是夜讓能宿直禁中間難作步出從駕出城十餘  
里得遺馬一匹無羈勒以紳束首而乘之駕在鳳翔朱  
攻兵遽至僖宗急幸寶雞近臣唯讓能獨從翌日孔緯  
等六七人至邠師攻關帝幸梁漢棧道爲石協所毀崎  
嶇險阻之間不離左右帝顧謂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  
遷險難之中卿常在側古所謂忠于所事卿無負矣讓  
能謝曰臣家世歷重任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  
近侍臨難苟免臣之恥也獲扞牧圉臣之幸也至褒中



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朱玫立襄  
王稱制天下牧伯附之者十六七貢賦殆絕朝士纔十  
數人行帑無寸金衛兵不宿飽帝垂泣側席無如之何  
讓能首陳大計請以重臣使河中諭王重榮以大義果  
承詔請雪以圖討逆京師平拜特進中書侍郎兼兵部  
尚書集賢殿大學士進封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駕在鳳翔李昌符作亂倏然變起讓能單步入侍時朝  
臣受僞署者衆法司請行極法以戒事君讓能固爭之  
獲全者十七八昭宗纂嗣賜扶危啓運保乂功臣加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晉國公增邑千戶仍賜鐵

券誅秦宗權許蔡平定加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昭  
宗郊禮畢進位司徒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  
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食邑一千戶明年冊拜太尉  
加食邑一千戶自大順已來鳳翔李茂貞大聚兵甲恃  
功驕恣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之地亟請  
問罪詔未允而出師昭宗怒其專不得已而從之及山  
南平詔授以茂貞鎮興元徐彥若鎮鳳翔仍割果閬兩  
州隸武定軍茂貞怒上章論列語辭不遜又與讓能書  
曰宰相之職外撫四夷內安百姓陰陽不順猶資燮理  
之功宇宙將傾須假扶持之力卽萬靈舒慘四海安危



盡繫朝綱咸由廟算既爲重任方屬元臣況今國步猶  
艱皇居未壯曩日九衢三市草擁荒墟當時萬戶千門  
霜凝白骨大厦傾欹而未已沉痾綿息以無餘皆云非  
賢后無以拯社稷之危非真宰無以革寰區之弊今明  
公捨策入夢投竿爲師踐履中台制臨外閫不究興亾  
之理罕聞沉斷之機蓋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輒思  
上問願審臧謀竊見楊守亮擅舉干戈阻艱西道將圖  
割據吞併東川居巴賓爲一窟豺狼在梁漢致十年荆  
棘果聞敗衄尋挫凶狂旣前去而不諧思却歸而無地  
當道與邠州見爲隔絕綱運方舉問罪兵師忽聞朝廷

授武定之雙旌割果閭之兩郡未審是何名目酬何功  
勞紊大國之紀綱蠹天子之州縣非惟取笑於童稚抑  
亦包羞於馬牛自謂竒謀信爲獨見伏慮是明公賞凶  
黨無君之輩挫忠臣奉國之心要助姦邪須推正直又  
聞公切於保位利在安家商量不自於中書剴割全通  
於內地雖知深奧罕測津涯亦聞駭異羣情頗是喧騰  
衆口其悖戾如此京師百姓聞茂貞聚兵甲羣情恟恟  
數千百人守闕門候中尉西門重遂出擁馬論列曰乞  
不分割山南請姑息鳳翔與百姓爲主重遂曰此非吾  
事出於宰相也昭宗怒詔讓能只在中書調發畫計不



歸第月餘宰相崔昭緯陰結邠岐爲城社凡讓能出一言卽日達於茂貞行瑜茂貞令健兒數百人雜市人於街崔昭緯鄭延昌歸第市人擁肩輿訴曰岐帥無罪幸相公不加討伐致都邑不寧二相輿中喻之曰大政聖上委杜太尉吾等不預市豪褻簾熟視又不之識因投瓦石擊二相之輿崔鄭下輿散走匿身獲免是日喪堂印公服天子怒捕魁首誅之由是用兵之意愈堅京師之人相與藏竄嚴刑不能已讓能奏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安自艱難已來且行貞元故事姑息藩鎮茂貞邇在國門不宜起怨臣料此時未可行也帝曰政刑削

弱詔令不出城門此賈生慟哭之際也又書不云乎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孱孱度日坐觀凌弱卿爲我主張調發用兵吾委諸王讓能對曰陛下憤藩臣之倔強必欲強幹弱枝以隆王室此則中外大臣所宜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獨任微臣帝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共戚無宜避事讓能泣辭曰臣待罪台司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國恩耳安敢愛身避事況陛下之心憲祖之志也但時有所不便勢有所必然他日臣雖受晁錯之誅但不足以殄七國之患敢不奉詔繼之以死景福二年秋上以嗣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錡副之率



禁軍三萬送彥若赴鎮崔昭緯密與邠鳳結託心害讓  
能言討伐非上意出於太尉也九月茂貞出軍逆戰王  
師敗于蓋屋岐兵乘勝至三橋讓能奏曰臣固預言之  
矣請歸罪於臣可以紓難上涕下不能已曰與卿訣矣  
即日貶為雷州司戶茂貞在臨臯驛請誅讓能尋賜死  
時年五十三駕自石門還京念讓能之冤追贈太師子  
光又曉以父枉橫不求聞達曉入梁位亦至宰輔彥林  
弘徽乾符中相次登進士第彥林光化中累官至尚書  
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天祐初為御史中丞弘徽累官  
至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與兄

同日被害或鵬精而天壽日於外或遷八拜時理同氣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也父三復聰敏絕人幼善屬  
文少孤貧母有廢疾三復丐食供養不離左右久之不  
遂鄉賦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  
密大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乃  
辟為從事管記室母亾哀毀殆不勝喪德裕三為浙西  
凡十年三復皆從之太和中德裕輔政用為員外郎居  
無何罷相復鎮浙西三復從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  
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為詩贈三復序曰從弟三復三為  
浙右從事凡十餘年往年主公入相薦用登朝中復從



公之京口未幾而罷昨以尚書員外郎奉使至潞旋承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事實無其比因賦詩餞別以志之又從德裕歷滑臺西蜀揚州累遷御史中丞會昌中德裕用事自諫議給事拜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館事朝廷用兵誅劉稹澤潞既平朝議以劉從諫妻裴氏是裴問之妹欲原之法司定罪以劉稹之叛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女泣告以固逆謀三復奏曰劉從諫苞藏逆謀比雖已露今推窮僕妾尤得事情據其圖謀語言制度服物人臣僭亂一至於斯雖生前幸免於顯誅而死後已從於追戮凡在朝野同深

慶快且自古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誅尚書曰乃有顛越不恭我則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如此則阿裴已不得免於極法矣又況從諫死後主張狂謀罪狀非一劉稹年既幼小逆節未深裴為母氏固宜誠誘若廣說忠孝之道深陳禍福之源必冀虺毒不施梟音全革而乃激厲凶黨膠固叛心廣招將校之妻適有酒食之宴號哭激其衆意贈遺結其羣情遂使叛黨稽不捨之誅孽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歲方就誅夷此阿裴之罪也雖以裴問之功或希減等而國家有法難議從輕伏以管叔周公之親弟也有罪而且誅之以周



公之賢尚不捨兄弟之罪況裴問之功效安能破朝廷法耶據阿裴廢臣妾之道懷逆亂之謀裴問如周公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況於朝典固在不疑阿裴請準法從之三復未幾病卒鄴六七歲能賦詩李德裕尤憐之與諸子同硯席師學大中初德裕貶逐鄴無所依以文章客遊江浙每有制作人皆稱誦高元裕廉察陝虢署爲團練推官得秘書省校書郎咸通初劉瞻高璩居要職以故人子薦爲左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轉尚書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鄴以李德裕貶死珠崖大中朝以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

列懿宗卽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曰故崖州司戶叅軍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誠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訐謨有功德裕以偉望宏才繼登台袞險夷不易勁正無羣稟周勃厚重之姿慕楊秉忠貞之節頃以微累竄于遐荒旣迫衰殘竟歸冥寞其子燁坐貶象州立山縣尉去年遇陛下布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州郴縣尉今已歿於貶所儻德裕猶有親援可期振揚微臣固不敢上論以招浮議今骨肉將盡生涯已空皆傷榮戟之門遽作荆榛之地孤骨未歸於塋兆一男又沒於湘江特乞聖明俯垂哀愍俾還遺骨



兼賜贈官上弘錄舊之仁下激徇公之節詔從之鄴尋以本官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其年同平章事判度支轉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累加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僖宗卽位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鄴乃罷鄴知政事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笏記鄴自敘十餘句語云霖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帝爲之惻然黃巢渡淮而南詔以浙西高駢代還尋除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以疾辭拜左僕射巢賊犯長安鄴從駕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於

金吾將軍張直方之家旬日賊嚴切追捕三人夜竄爲賊所得迫以僞命稱病不應俱爲賊所害

豆盧瑑者河東人祖愿父籍皆以進士擢第瑑大中十三年亦登進士科咸通末累遷兵部員外郎轉戶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符中累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六年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與瑑善往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爲霖作解之祥也瑑笑答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京師從僖宗出開遠門爲盜所制乃匿於張直方之家遇害識者以風雷不令之



兆也弟瓚璨皆進士登第累歷清要瓚子草中興位亦  
至宰輔霖同其暉又巢頰並京相並壽宗出關竅門爲  
史臣曰近代衣冠人物門族昌盛從頰之後實富名流  
而彥曾屬徐亂之秋肩接李亾之數計則繆矣天可逃  
乎楊劉曹畢諸族門非世胄位以藝升伏膺典墳俯拾  
青紫而收得位求侈以至敗名行已飭躬此爲深誠杜  
氏三世輔相太尉陷於橫流臨難忘身可爲流涕暗頌  
贊曰漢代荀陳我朝崔杜有子有弟多登宰輔裴士改  
節楊子敗名膏梁移性信而有徵頰西書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七自曰頰頰以爲謝三人亦竄焉



